

女生宿舍

诡铃

女生寝室夜半必读书·严重警告孤身读者·最好团体阅读·房门请关好

繁体版由台湾核心出版集团同期出版上市 沈醉天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胆小鬼系列

童书 (110) 目录编号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000号
ISBN 978-7-219-02978-4
2008年1月第1版
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广西人民出版社
南宁市

沈醉天◎著

NU SHENG QIN SHI · GUI LING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女生宿舍



胆小鬼系列

诡铃

441

广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

(0208) 02978 4 219 02978 4

http://www.gxpp.com 址 网

编辑 编辑

广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

720mm x 980mm 1/16 本 开

240千字 数 字

16 张 印

2008年1月第1版 次 编

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次 印

ISBN 978-7-219-02978-4 号 书

22.00元 价 定

编辑 编辑 编辑 编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生寝室3/沈醉天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8.1 (2008.3 重印)
ISBN 978-7-219-05978-4

I. 女... II. 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9082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吴长杰
封面设计 LZW1127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(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西区计委机关服务中心印刷厂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

字 数 240千字

印 张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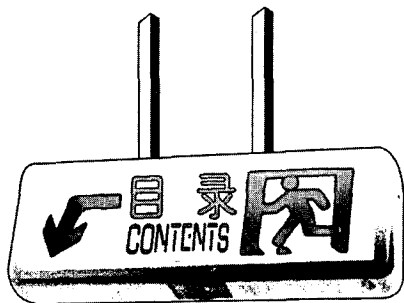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08年3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5978-4/I·1015
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第一章 凶兆 001

苏舒张了张口尖声大叫,但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到。眼前一片金星乱舞,差点就要晕过去。等她的视线再度清晰时,那个可怕的头颅正从玻璃中缓缓探出来,硬生生地将玻璃拱成弧形。

第二章 鬼铃再现 019

苏舒屏住呼吸,握着手机的右手微微颤动,眼睛慌乱地到处张望。幸好,日光灯是开着的,灯光虽然看上去显得有些阴森森的惨白,却总比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要让人安心得多。

第三章 夜泉笑声 031

最后,手机的声音渐渐地消失了,病房里又恢复成令人窒息的死寂。粉红色的诺基亚幽幽地闪着荧光,荧光中苏雅的整张脸都被吓成惨白色。

第四章 香水有毒 047

病房的窗户外面贴着一张黑黝黝的脸,那张脸,贴得太近,压成扁平状,仿佛一幅破烂变形的画报。由于光线的原因,看不清那张脸,苏雅只看到黑黝黝地挤成一团,乍然受惊下出于本能惊叫一声。

第五章 重述噩梦 065

张语萱惊魂未定地望着我们，身子蜷缩成一团，情不自禁地战栗着。周蕊蕊比她好些，虽然脸色依然苍白，眼神依然迷惘，但还是弱弱地叫了声：“赵怡婷，你没事吧！”

第六章 死亡直播 0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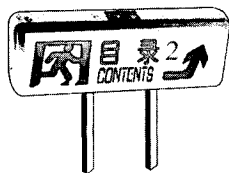
前来灭火的村民发现了我，消防车也响着警笛匆匆赶来，我终于得救了，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的话。警察告诉我，赵怡婷、张语萱、周蕊蕊她们三个全死了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我。

第七章 十二战栗 102

戴晓梦不可能是杀人凶手！这点，苏雅也清楚。其实在整个事件中，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周蕊蕊。去大塘古村度假是她提议的，别墅是她安排的，和赵怡婷住一个房间的也是她，最后离开别墅的还是她。

第八章 离魂曲 120

“听不到……听不到……”当着苏雅和大海的面，戴晓梦把自己的两个耳膜捅破了，殷红的鲜血从她的耳朵里流了出来。为了逃避恐怖的死亡铃声，戴晓梦甘愿自残，变成聋子。



第九章 谁能不死 135

沈嘉月挣开了她们的手，穿着睡衣，光着脚丫发疯般地冲出寝室。待她们穿好衣服追出去，哪里还看得到沈嘉月的踪影。女生寝室楼外是一片漆黑，只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，狂飙依然。

第十章 兽血沸腾 1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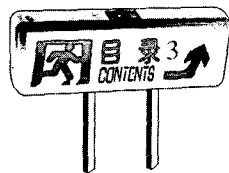
江逸风看着沈嘉月的尸体，突然间，仿佛受惊的兔子，眼神变得十分惊恐，一个劲地往后退。直到这时候，他才感到后怕——他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女友！

第十一章 鬼来电 169

苏舒扔完了床上的东西，只剩下一床她提不动的被子，看着苏雅还是那样直直地站在对面，她两腿一矮，竟然跪了下去：“求求你，别杀我，放过我……”

第十二章 密码 188

萧强把后五位数字抽出来，用英文字母顺序代替。一个是划成五个字母，答案是 gagbd，一个是划成三个字母，答案是 gqx。苏雅看着这替换出来的英文字母，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

第十三章 障眼法 2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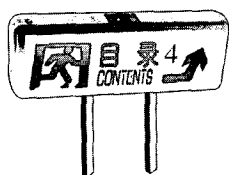
桌上摆着张语萱、赵怡婷、周蕊蕊、戴晓梦、苏舒、星星、小妖、沈嘉月八个女孩的详细资料，萧强静静地看着，他要在这八个女孩中找出死亡铃声选择接听对象的标准。

第十四章 别无选择 226

铁门上的铁链哗哗作响，陈婉慧扭头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门口站着一个同龄的女孩，惨白的脸，穿着一件白色睡衣，幽幽地望着她，眼神是说不出的狠毒。

尾 声 242

城市上空，无数肉眼看不到的电磁波交叉回荡，织成一张巨大的网，覆盖了城市里的所有空间。每个人的手机都同时响起来，显示着同一个号码：138 × × × 71724。





苏舒张了张口尖声大叫，但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到。眼前一片金星乱舞，差点就要晕过去。等她的视线再度清晰时，那个可怕的头颅正从玻璃中缓缓探出来，硬生生地将玻璃拱成弧形。



第一章



凶兆

XIONG ZHAO

1

2006年8月8日，深夜。

从谐音来看，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。但在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眼里，这个日子却有些特别——农历七月十五，传统的鬼节。老皇历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：宜嫁娶、祭祀、祈福、求嗣，忌行丧、安葬、出行。

传说，鬼节这晚，地府大赦，鬼门大开，孤魂野鬼们蜂拥而出，游历人间，享受人类的祭祀。

所以，这天晚上，南江医学院的校园里格外的清静。以前，黑夜的帷幕还没有完全降落，校园的各个角落里早就坐满了学生情侣，牵手、拥抱、亲吻，用一些简单的爱抚动作来满足各自对性与爱的幻想。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却没有人敢造次。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禁忌，在人们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。没有必要，谁也不愿意在鬼节这晚外出。

苏舒在熄灯哨响了没多久就睡着了。不但是她，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女生

都早早地睡着了。这个夜晚有点反常，一向喧嚣的女生宿舍里竟然听不到女生打闹的尖叫声，寂静得过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苏舒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惊醒。

死一般寂静的黑夜，急促的铃声显得特别诡异，仿佛一个韶华已逝的女人在尖叫、嘶喊、捶打，音量并不大，却声声尖锐刺耳，迅速弥漫了这个女生寝室的所有空间，一下子就攫住了苏舒的心脏，让她紧张得说不出话来。

苏舒感到一阵恶心，似乎想要呕吐——她从来没有听到如此难听的铃声。奇怪的是，铃声仿佛是从她的手机上发出来的。她记得很清楚，她的手机铃声是胡杨林的《香水有毒》，那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流行歌曲，怎么会变成这么难听的可怕声音？

苏舒擦了擦眼睛，确定自己不是在梦中。窗外，一轮孤月，几点繁星，忽隐忽现。夜风乍起，虽然还是八月，却已经有了几丝秋天的寒意。

铃声还在继续，旋律非但没有减弱，反而更加激烈起来，一个高调紧接着一个高调，绵绵不绝。苏舒伸出手，在床边摸索了一会儿，很快就摸到了她那个粉红色的诺基亚手机。手机是那种可爱型的，配了条晶莹剔透的红色水晶链，在黑夜中散发着淡淡的浅蓝色荧光。

铃声果然是从她手机里发出来的。

苏舒不再迟疑，掀开翻盖，看了眼来电显示，“138×××71724”，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苏舒对着手机发呆，想了一会儿，始终想不起这个号码的主人。这么晚了，谁还会打电话给她呢？

奇怪的是，铃声竟然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。按理说，手机响了一会儿，没人接听会自动停止。难道，那个人一直在拨打？看来，她不接听这个电话，铃声会一直响下去。

苏舒小心翼翼地按下接听键，把手机放在耳边聆听。里，什么都没有听到，除了若有若无的风声。

苏舒忍不住了：“喂？”依然没人说话，却开始有声音了——又是一阵铃声。

只是，这次的铃声，特别的悦耳，仿佛清泉叮咚，简单而纯粹，极为空灵，

没有一点杂音。苏舒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悦耳的铃声，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，心旷神怡，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的，身体似乎要随着铃声翩翩起舞。

不知不觉中，苏舒所有的精神都贯注在手机的铃声中，连心跳都随着铃声的旋律而起伏跳跃着。

但是，铃声却渐渐地加快了，似乎是泉水突然涨了起来，汇成了明快的小溪，唱着欢快的歌曲明快地流淌。苏舒的心跳也开始加速，如小鹿般“砰砰”直跳。她猛然一惊，额头沁出些冷汗，这铃声，怎么这么诡异？

可没等苏舒想明白，小溪突然溢满河床，汇集成了汹涌的河流，浩浩荡荡，奔腾翻滚。苏舒的心跳益发急促了，手机传来的声音仿佛炸雷般一声声冲击着苏舒的耳膜，震耳欲聋。苏舒急了，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手机里的铃声比魔鬼更可怕。

她想将手机从耳边拿开，却发现自己的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僵硬起来，竟然不听从大脑神经发出的指令。铃声还在翻江倒海般折腾，苏舒的身体蜷缩了起来，仿佛一只正被解剖的青蛙，软绵绵的没有力气，肢体却不时神经质般地抽搐一下。

这是什么铃声？

苏舒急了，集中所有的精神和气力，猛然发声喊，终于挥动了拿着手机的右手，将手机扔了出去。

粉红色的诺基亚手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，可怕的铃声戛然而止。苏舒松了口气，躺在床上，筋疲力尽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刚才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苏舒怔怔地望着地上的手机，神情恍惚。过了好半天，她才勉强回过神来。

刚才所发生的，是一场梦？还是幻觉？

诺基亚手机的质量就是好，摔得这么重一点事都没有。屏幕上浅蓝色的荧光仍然不紧不慢地亮着，忽明忽灭，颇有节奏。

苏舒光着脚丫子站在地上，捡起手机，仔细地端详了半天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

一阵夜风拂过，苏舒打了个寒战，缩着脖子钻回了毯子里。

翻看手机里已接听电话的记录，都是同学和朋友打来的，没有看到刚才那个陌生电话。

也许，真的只是一场梦。

苏舒悬着的一颗心慢慢放下。但是，她却始终没办法真正放下。刚才发生的一切，记忆犹新，那么真实，怎么可能是一场梦？颤抖疲惫的身体似乎也在提示着她什么。

苏舒头昏脑涨，想了半天，都没想明白，索性把手机关了，安心睡觉。但她刚闭上眼，就听到一阵古怪的笑声——女人恶毒仇恨的笑声，尖着嗓子，一个劲地笑，笑得苏舒毛骨悚然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

她打了个哆嗦，睁开眼，看到那个本已经关了的手机竟然是开着的，颤动着发出女人的笑声。这哪里还是个手机，分明是个吃人的怪物，是个要命的魔鬼！

苏舒睁大了眼睛，睫毛微微颤抖着，惊恐地盯着自己的手机。她从来没有想到，自己的手机竟会变得如此可怕！

这次，她吸取了教训，双手堵住耳朵，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去触摸那个手机了。然后，她放声大叫：“救命！”

随着苏舒的叫声，寝室的灯亮了。小妖揉着眼睛问：“苏舒，你又做噩梦了？”

“我没……”

“没做噩梦叫什么救命？难道是春梦？梦到有人要调戏你？”上铺的沈嘉月不怀好意地探头探脑。

“我刚才听到……”苏舒突然停住嘴，望着床上的手机，说不出话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手机恢复了正常，屏幕乌黑地躺在床上，明显关了机，寂静无声。

“睡吧，明天还有事呢！”星星打了个哈欠，翻了个身继续睡。

小妖嘻嘻一笑，做了个鬼脸，熄了灯。

黑暗与寂静再度统治了这个女生寝室。没过多久，她们三个又睡着了。只有苏舒，心有余悸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觉得寝室里阴风阵阵，全身莫名地直冒冷气，即使把毛毯裹得再紧也抵挡不了那股寒气。

今夜,七月十五鬼节,百鬼夜游,忌出行。

2

窗外,一轮冷月无声地悬在半空,灰白的月光将南江医学院的校园映得影影绰绰,仿佛置身于陈旧的黑白电影中,让人无端地涌出许多惘然。

从窗棂的缝隙中眺望过去,在教师宿舍那边的小径边上,一些高矮不一的模糊的影子三三两两聚在一起,或蹲或站,焚烧冥钱,灰烬随风而起,仿佛有灵性般盘旋着、飞舞着,消失在苍茫的黑夜中。

苏舒看了一会儿,心里不知为什么渐渐沉重起来,一股深入骨髓的凄凉铺天盖地湮没了她。她刚到十八岁,正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年龄,却总是多愁善感,飞花落叶都能让她心生惆怅,自哀自怜好半天。

如果没有爱,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?苏舒突然好怀念外婆的温暖手掌,如果能回到从前,她宁可舍弃一切,永远做一个长不大的疯丫头,永远陪在外婆身边。可外婆终于离她而去,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,没有温度、没有颜色、没有情感的另一个世界。

鼻子有些发酸,眼前一片朦胧,强忍了许久,温热的液体终于还是从眼里缓缓滑出来。苏舒将毛毯裹得更紧,心里却是空落落的,任孤独的灵魂在悲伤的音乐中翩翩起舞。

迷迷糊糊中,苏舒终于还是闭上了眼睛,似乎睡着了。

只是“似乎”睡着了,她自己也不明白,自己究竟睡着了没有。因为,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很清晰,和平常清醒时一模一样。但是——但是,她没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听从她的意识。

眼睛,无论如何都睁不开。哪怕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看清身边的事物。但是,她又分明“看”见了某些东西,模模糊糊,影影绰绰,没有色彩,没有形状,仿佛只是一些零乱的碎片,却依然可以感觉出是她沉睡的寝室。

她想说话，可没办法说出来。她侧耳倾听，却什么也听不到。她的手、她的脚、她的头，她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，都不听从她的使唤了。

身体，似乎是被千斤铁锁捆住了，纹丝不动；胸口，闷得很，仿佛被千斤巨石压住了，连呼吸都难以坚持。但奇怪的是，即使她没怎么呼吸，也不会感到窒息。是的，没错，苏舒清楚地体会到，自己竟然可以完全不需要呼吸。她似乎有了两个身体，一个是躺在床上、僵硬得无法动弹的身体，另一个则是她感觉到的身体，从原来的身体中脱离出来，仿佛是一个毫无重量的影子，又或者是一缕漂浮在空气中的烟雾，身不由己地飘来飘去。

难道，这就是死亡后的感觉？自己已经死了？苏舒悲伤地想。然而，她并不感到有多少痛苦，只是有点惘然若失。她不甘心，她还没享受到人世间的情与爱，她还没有感受到婚姻与天伦之乐，怎么能就这样离去？何况，如果真的死了，真的是去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而那个世界却如此无序、冷漠、寂静，连找个可以交流的灵魂都没有，那岂不是更惨？

绝对不可以就这样离去！苏舒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集中所有的意志，想要让自己飘浮的身体回到那个实质的身体中。她能感觉到自己实质的身体还躺在床上，僵硬而冰冷，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让身体听从指令稍微动一下。感觉就像——就像自己的思想与那个身体完全分离了。

那不会的，自己不会就这样死去！苏舒累极了，一边休息一边思索对策。她记得很清楚，自己是睡着了，怎么可能会死呢？如果没死，那么又如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？

苏舒的思绪百转千回，突然间灵光乍现，脑海里浮出一个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词语——“鬼压床”。今夜是鬼节，鬼门大开，百鬼夜游。难道，自己的身体真的被孤魂野鬼压住了？听说，很多人都有“鬼压床”的经历，像她这样挣扎在生存与死亡边缘。

苏舒壮着胆子给自己打气，不怕、不怕，没事的，那么多遇到“鬼压床”的人还不是醒来了？想到这，苏舒稍稍安心了些，再次集中意志力来呼唤自己的身体。这次，她改变了策略，不再胡乱用力，而是把所有的精神和力量都集中在自己的眼皮上——只要睁开了眼，自己就醒过来，一切都会消失！



睁开、睁开、睁开！苏舒抛掉一切杂念，拼命地给眼皮下命令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不知尝试了多少次，苏舒眼珠一转，眼皮拉开，竟然真的醒过来了！

醒来后的苏舒筋疲力尽，仿佛死过去一样，瘫软无力。八月天，正是酷热的时候，苏舒却浑身冒着冷汗，心虚气短。

苏舒喘着粗气，尝试着动了动手脚。幸好，手脚还是听从她神经中枢发出的指令的，只是有些疲惫。刚才那场梦魇，苏舒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惊肉跳。

她转动身体，换个姿势睡觉，从平躺变成侧卧。听说，逃避“鬼压床”最好的办法是换个睡眠的姿势。这种事情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

现在，苏舒正对着寝室的窗户，八月的夜风断断续续地从那里侵袭进来，带来几许清凉。苏舒不喜欢开着窗户睡觉，她总担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溜进来，比如盗贼。从小她就是一个胆小的女生，害怕一切陌生人，更别说是那些作奸犯科的小偷与强盗了。在她的记忆中，睡得最安心的时候是童年时她在外婆的怀抱里。

但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女生却坚持要开着窗户睡觉，说这样通风，对健康有益。三比一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苏舒只有让步。结果，自从她来到南江医学院读书后，每晚睡觉时总是疑神疑鬼，休息很不好。苏舒一度怀疑自己患上了神经衰弱症，想抽时间去医院里做个检查，却一直没有时间。

起风了。先是微风，徐徐而至；然后风加大了，迎面扑来；接着是狂风，呼啸怒号。今天的天气也有些怪，昨天立秋，公历却只是八月初，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，不知怎的竟然变得如此阴森。没有固定好的玻璃窗在狂风的肆虐下野蛮地撞击着，咣当直响。

苏舒跳下床，奋力关好玻璃窗。狂风怒号，明月却依旧，灰白的月光透过玻璃窗投入寝室，映出淡淡的人影。苏舒刚松口气，突然间看到玻璃窗上有人影晃动，刹那间整个身体都僵硬了，目瞪口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

本来，玻璃上反射的应该是她的容颜。可是，现在，她所看到的，竟然是一颗极为恐怖的头颅。她清清楚楚地看到，这颗头颅下面，根本就没有连着任何肌体。头颅上面，披着乱糟糟的长发，遮住了面容的大部分。裸露着的一双耳朵，竟然像是血一样鲜艳的红色。这个头颅，嵌在玻璃中，就这样一直盯着苏

舒,说有多诡异就有多诡异。苏舒头皮发麻,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脑门,两腿软绵绵的,腿肚子直打颤。

忽然,一阵风吹过,扬起头颅前面的长发,露出她那张神秘恐怖的脸。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!鼻子被削去了,只留下两个空洞洞的鼻孔,渗着暗红色的血丝,里面的肉块与骨头清晰可见,随着头颅的摆动微微颤动着;一双眼睛,竟然没有瞳孔,完全变成死鱼肚一般的惨白色,幽幽地盯着苏舒;嘴,紧紧抿着——不对,不是抿着,而是上嘴唇与下嘴唇都被缝在了一起,根本就没办法打开。

3

苏舒吓得往后退了几步,瞪大两只惊恐的眼睛,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如果不是两只手在后退过程中本能地扶住了床头,她早就瘫软在地上了。这怎么可能?按照物理学中光学的定理,玻璃里面反射出来的应该是她自己的容颜。难道,自己的真实容颜竟然是这副模样?

不,不是的。苏舒有种奇怪的感觉,玻璃里面的那个可怕的头颅和她没有一点关系,绝对不可能是她自己的。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主观感觉,却往往正确。既然不是她,这个可怕的头颅又是谁?为什么会出现在玻璃里面?

喉咙里渗透出一些苦涩的液体,肾上腺紧急收缩,苏舒在巨大的恐惧中勉强保持着镇定,眼睛一下都不敢眨,生怕会有什么灾难性的事情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。

她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。果然,没过多久,苏舒听到一阵“吱咯咯”的刺耳摩擦声,似乎就是从玻璃里面发出来的。那个头颅,竟然要从玻璃里钻出来!面容被散乱飘扬的长发半遮半掩,狠毒的眼神隐藏着凌厉的杀气,越过空间的距离穿透了苏舒的眼睛。眼睛一阵刺痛,仿佛被尖锐的银针扎了一般,寒意浸骨。

苏舒张了张口尖声大叫,但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到。眼前一片金星乱舞,差点就要晕过去。等她的视线再度清晰时,那个可怕的头颅正从玻璃中缓缓探出来,硬生生地将玻璃拱成弧形。

那个头颅奋力往外冲突了几下,没有成功。“吱咯咯”的声音陡然停止了,拱成弧形的玻璃也不再弯曲,一切都停下来了。头颅在养精蓄锐,固定在那里凝视着苏舒。苏舒打了个哆嗦,不敢看却又不得不盯着头颅看。她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嘴唇上密密麻麻的针孔,上面渗出了点点血珠。

过了一会,头颅又开始发力,渐渐冲破玻璃的阻隔,一点点地往外钻。苏舒眼睁睁地看着,动都不敢动一下。终于,“砰”的一声,那块玻璃碎裂了,头颅的整个部分都从玻璃里钻出来了,兴奋地摇了摇,长长的乱发益发显得诡异。然后,它徐徐飞到苏舒面前,几乎就要顶着苏舒的鼻子,冷冷地对视着。

这是怎样的一张脸!

心跳加速,全身疲软,苏舒站都站不住了,纤细的身体战栗不止。她的两只手,也越来越没有力气,以至于靠在床沿上都无法支撑她身体的重量。她实在忍不住了,软软地瘫倒在自己的床铺上,随手扯过毛毯,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如果不是求生的本能支撑着她的信念,她早就晕过去了。她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恐怖的场面,但无论如何,她也要坚强地活下去。

那个头颅似乎看穿了苏舒的心事,冷冷地笑了——如果那也算是笑的话。苏舒只看到,那个头颅的脸颊上有几块脸皮轻轻扯动,仿佛死水微澜,轻轻荡漾了一下。嘴唇,依然是紧紧抿着,上面的血珠因为刚才的笑容而变得更加鲜艳了。

然后,那个头颅缓缓上升,飞出了苏舒的视线,飞到了沈嘉月的床铺上。苏舒不敢妄动,不敢乱叫,呆若木鸡地躺在那里。女生寝室里,又寂静了下来,远远传来不知名的秋虫鸣叫。苏舒等了一会儿,没听到什么响动,壮着胆子站起来,偷眼向沈嘉月的床铺窥视。

沈嘉月睡得正熟,苗条的身体自然地卷起,散发着妙龄少女特有的淡淡的香气,对着窗外侧卧着。苏舒没有看到沈嘉月的脸,她的脸被一个乱发飞扬

的后脑勺挡住了。

是那个恐怖头颅的后脑勺！苏舒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那个头颅竟然在慢慢地嵌进沈嘉月的脸。它嵌得很小心很缓慢，似乎怕惊醒沈嘉月。

苏舒想起了平常看的那些恐怖电影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鬼上身”？她想救沈嘉月，却又怕救了沈嘉月后自己却惹祸上身。犹豫不决中，那个头颅竟然完全嵌进去了。苏舒伸出手去，想推醒沈嘉月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沈嘉月的脸突然变了模样，变成那个恐怖头颅的模样，恶狠狠地瞪着苏舒，仿佛一道凝结了千年的冰柱陡然射进苏舒的眼中，彻骨的寒气从眼睛里直透全身。一直绷紧神经强自支撑的苏舒再也坚持不住了，还没来得及尖叫，整个人就晕过去了，软软地瘫倒在地上。

时间一点点地过去，一道黎明的曙光穿透窗户的玻璃射进了这个女生寝室。旭日初升，朝霞满天，南江医学院里一片鸟语花香，女生宿舍又开始热闹起来。

苏舒醒来时，发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。她揉了揉眼睛，对着上铺的床板，陷入了沉思。昨晚发生的那些事情，历历在目，大白天想起来都感到心悸。

“奇怪……”苏舒喃喃自语。

“奇怪什么？”沈嘉月从上铺蹦下来，生性活泼的她就像一只小白兔，做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，没有一点女生的矜持和温柔。奇怪的是，她这种性格，居然还在学校大受欢迎，居然有很多男生称赞她很可爱，喜欢和她交往。

“没什么……”苏舒好奇地盯着沈嘉月左看右看，看得沈嘉月都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干什么啊，这样色迷迷地看着我，是不是春心荡漾想找老公了？嗯，我就勉为其难，当你的老公好了！来，好老婆，啵一个！”沈嘉月作势要亲苏舒。

“去你的！你才春心荡漾呢！”苏舒推开沈嘉月。这个寝室里，只有她和沈嘉月没有男朋友。

“来嘛，爱妃，不要害羞！”沈嘉月不依不饶，“昨晚，还是朕抱你上床的呢！”

苏舒怔了怔：“你抱我上床的？”